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志不隱曰盎音如周字絲父故為羣

盜徙處安陵高台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

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

為丞相朝罷趨山意得其上禮之恭常自送之

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

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

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

今○索隱曰如淳論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

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王兵柄弗能正呂后

崩大臣相與其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

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

曰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吾與

而兄善令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

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

之室若今鍾下也知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向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

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

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

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

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

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轆車傳送袁

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

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

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

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

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

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

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

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

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
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
若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
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賈曰大臣共
誅諸呂禍福
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
育皆古勇者也
○索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
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大高誘曰育衛人為申繻所
殺賁育皆古勇者也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
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
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
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

何盜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

立其二子皆為王盜由此名重朝廷袁盜常引

大體忼慨官者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盜

袁盜患之盜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安木

漢書舊儀云持節即夾乘與說盜曰徐廣曰說君與闕廷

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盜伏

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

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

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

西馳下峻阪袁盜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

盜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索隱曰案張揖云恐

堂邊垂恐

百金之子不騎衡

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

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卑衡○索隱曰衡木行

馬也如淳云騎音於彼反韋昭云騎音奇安諸家說如淳為

長如云欄楯皆安六案要云宮殿四聖主不乘危而徼幸

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馳下峻山如有馬驚

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

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

即署長布席正義曰蘇林云郎署袁盎引卻慎夫

人坐如淳曰盜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慎夫人怒不

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

妾士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

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

疑乎張晏曰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

賜盜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

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為死遷為齊相徒為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

驕日以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

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奇時說王

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

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

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
從車上謝袁盜袁盜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
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盜因跪曰願請
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
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盜即詭說曰君
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盜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
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
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
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

嘗不止去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
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
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
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
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
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盜素不好鼂錯鼂錯所
居坐盜去盜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
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
袁盜授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
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夫袁盜

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

治盜宜且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

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素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

益不宜有謀如淳曰盜大目鼂錯猶與未決人有

告袁盜者袁盜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

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盜入

見鼂錯在前及盜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

盜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

吳上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盜為太常

竇嬰安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

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

及鼂錯已誅袁盜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軍中袁

盜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盜侍

兒文穎曰盜知之弗泄過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

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盜驅自追之遂以侍

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盜使吳見守從史適為

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

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

引袁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

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

兒者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

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

使遇害也○索隱曰案張晏云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

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從醉卒直隧

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杖

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

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

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

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

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

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湯之徒將軍何自通之

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

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

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攢曰凡人之於

○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不以存亡為辭天下

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

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

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

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

鄒氏云

塞王當作露非也案以盜言不宜立梁王以此怨盜曾使

人刺客刺者至關中問袁盜諸君譽之皆不容

口乃見袁盜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

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盜心

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徐廣曰培一作

殺盜安陵郭門外培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朝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

之後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

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

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

錯為人峭直刻深高曰峭瑱曰

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

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

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

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

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瑣曰茂以其辯得幸太

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帝時言削諸侯

試射策中甲科補郎錯為人峭直刻深高曰峭瑱曰

中乙科補掌故也錯為人峭直刻深高曰峭瑱曰

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卿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壝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壝垣索隱曰壝音乃亂反謂壝也又音而綠反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壝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壝中垣正義曰上人緣及石

需者廟內垣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

吾嘗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

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

難獨竇安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令三十

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

骨肉人口議徐廣曰一作進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甯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賈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林下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

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

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

引義恍惚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聘

其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

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
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
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
則三豎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

袁盎公直 亦多附會 攬轡見重

却席翳賴 鼂錯建策 屢陳利害

尊主卑臣 家危國泰 悲彼二子

名立身敗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張釋之馮異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索隱曰音堵又音

應劭曰哀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

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郢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郢陽

並謂此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此言為騎郎 蘇林曰在錢

淳曰漢儀注此言五百萬得為常侍郎事孝文帝十歲

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父官減仲之產不遂

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

釋之補謁者 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宿讀釋之既朝

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甲之母甚高論令今

可施行也 索隱曰案甲下也欲今且甲下其志無甚於

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

從行登虎圈

正義曰求速反

上問上林尉

索隱曰僕書表上林有八丞十

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

諸禽獸簿

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

能對虎圈嗇夫

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

從旁代尉

對上所問禽獸簿其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

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

張晏曰才無可恃

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

下以終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

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

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

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

晉灼曰音謀○索隱曰漢書作喋喋喋多言也

利

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

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

索隱曰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

無惻

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

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

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

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

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

具以質言

如淳曰質誠也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

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傳曰宮

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輅傳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

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

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

使使承認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

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

居北臨則李奇曰霸陵北頭則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

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則○索隱曰則也蘇林曰則邊側是時慎夫人從

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

邯鄲人也如傳曰走音奏趨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

也○索隱曰索走猶向也

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咏○索意

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徐廣

曰顏師古云美石出京用紵絮斯陳絮漆其間徐廣

師北山今宜州石是一作錯駟案漢書音義曰斯絮以漆著其間也○索隱曰紵

音竹也反絮音息慮反斯音則略反絮音女居反案前陳絮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

其中張晏曰錮鑄也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却帝北向故云北

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

細密堪為埤埤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鄴山發北

山石擲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槨取其精半釋之答

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槨有向夏焉若使厚葬冢使其中無可

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也言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

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

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壻曰中渭橋兩

岸之中○索隱曰張晏曰壻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成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

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

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

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

日乙今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云之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即

國書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

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

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顏云公謂

不私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

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

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

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

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

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

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

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

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

長罪之車中

不若盜長陵
土之逆也

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

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

張晏曰不欲指

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曰杯音步侯反。索禮禮運云汗尊而杯飲鄭氏云杯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杯兩音並通又音普廻反杯者壻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棺恐傷迫切先帝故

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

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

山都侯王恬開

徐廣曰一作間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

見釋之持

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

帝崩景帝立釋之恐

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入朝不下司馬昨釋之曾奏劾

故恐也

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

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

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

王生老人曰吾鞮解

正義曰上萬越反下閉買反

顧謂張廷尉

為我結鞮

索隱曰結音計如字又音計

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

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鞮王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

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鞮欲以

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

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

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索隱曰謂性八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

孝著為中郎署長

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開○索隱曰案謂為郎署之長也

事文帝文帝輦過

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

問唐曰父

老何自為郎

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類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唐之也

冢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

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

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

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

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

徐廣曰

云官士將翊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官師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大夫也

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

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

如淳曰良善也

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

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

索隱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

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幾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

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

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眾辱我獨

無聞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

奴新大入朝那

索隱曰上音朝遙下音乃何反縣各屬河西安定也○正義曰在廣州百泉縣

西北十里漢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都尉昂索隱曰案上朝那縣是也殺北地

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

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極曰闔○索隱曰極音

其月反○正義曰闔音苦本反謂明限也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

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

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

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

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穀騎萬三千索隱曰

穀音構穀騎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索隱曰

晉灼云百金言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此

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澹○索隱曰崔浩云東胡九之先也國在匈奴之東故云東胡澹音丁甘尺一本作澹澹西抑疆秦南友韓魏當是之

時趙幾霸索隱曰幾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

索隱曰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

卒誅李牧索隱曰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令顏聚代之

索隱曰聚音似喻反漢書作最是以兵破士北為秦

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正義曰

雲中郡故城在勝州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

榆林縣東北三十里

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云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五

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曰椎音直追反擊也是以

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

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案謂庶人之家子也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

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籍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雇同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

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莫府莫當為幕古字以耳一言不相應索隱曰

凌反謂數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

不同也

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

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

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

能用也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誅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昌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

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

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

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

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

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張季未偶 見識袁盎 太子懼法

嗇夫無狀 驚馬罰金 盜環悟上

馮公白首 味哉論將 因對季齊

收功魏尚 第四十二卷終

萬石張叔列傳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 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 名奮其父趙人也

正義曰洛州邯鄲本趙國都 姓石氏趙亡徒居温 正義曰故温城在懷川温縣三十里漢

將在此也 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

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

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

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

美人以奮為中涓 正義曰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絮也如淳云主通書謂出入命也

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

里為戚里長安也戚里在城內 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

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逸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曰馴音馴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

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

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為音于偽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之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

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

申申如也索隱曰燕謂問燕之時燕安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許慎曰古

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

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倬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

正義曰百官表云郎

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

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

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

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

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

謁親文韻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郎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

下直入子舍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竊問

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徐廣曰踰築垣短板也音住廁踰謂廁溷

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踰為竇竇音巨言建又自洗

蕩廁竇廁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踰藝器也音威豆

驅案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用官械虎子也盜行清也孟康

曰廁行清廁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管謂之

廁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為俠窬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曰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云踰短板以

築廁牆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

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

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徒

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小顏云陵里名在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自東而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

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

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

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

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

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
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
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
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
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頰師古
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
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
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
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為太
僕御出上問車中幾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
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

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傳者慶

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

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制詔御史

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

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

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

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

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

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

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

忠九鄉減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

十萬索隱曰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

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

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

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

以輔治城廓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

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

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

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

音乃彈反言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

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

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

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

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

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衛綰者代大陵人

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耳時都中都大陵屬焉

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起乘也如淳曰櫟機轉之類。索隱曰案

事文帝功次遷為中

起踰之也轉音衛謂車軸頭也

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縮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文帝且崩時屬

孝景曰縮長者喜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

不譙呵縮索隱曰譙呵音誰何猶借訪也一曰譙呵縮者責讓也不譙呵者言不噴責衛縮也縮

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

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縮曰臣從車士幸得以

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

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

劔縮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上曰劔

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之所好杖多數移易貨換之也

索隱曰施音移易音亦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

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

讓也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賜索隱曰案小類云心賜之內無他惡也

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縮為將將河

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

前六年中封縮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

栗鄉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鄉其名也索隱曰栗姬之族也正義曰賴師古

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縮長者不忍乃賜縮告

歸而使到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父之遷為御史大夫五

歲代桃侯舍正義曰故桃城在渭州昨為丞相朝

奏事如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然自初官

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

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

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

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縮卒子信代坐酎金

失侯

塞侯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直不疑者南

陽人也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為郎事文帝

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覺

妄意不疑索隱曰謂妄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

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

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

至太中大夫無朝廷見之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

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曰案小不疑聞曰

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

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

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

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

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

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兗州縣

也 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

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

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裳衣敝補衣溺袴服屐曰質重不

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官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

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辭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為不潔清之服

是以得幸入卧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為不潔清

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潔之服則斯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曰清淨期猶常也言為不潔淨下濕故得以入其

卧內也後宮比官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於後宮秘戲索隱曰謂後宮中戲

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

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

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

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

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

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

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輿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

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故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

音悅

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
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
之二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刑家也名
言治刑法其名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

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
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

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
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
老子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
字多作訥

音同耳古
字假借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
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正義曰
不疑學

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
好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而周文處調索隱曰案
直不疑以

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調者謂
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卧内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漸衣周
仁之垢汗君子譏之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
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為處調故
君子譏此二人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

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萬石孝謹 自家形國 郎中數馬

內史匍匐 綰無他腸 塞有陰德

刑名張歐
俱嗣芳躅

垂涕恤獄

敏行訥言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索隱曰案下文字少
卿陘音刑將名屬山

其先齊田

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索隱曰木燕

人樂毅之後

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

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

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

豨反代

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

漢七年高祖

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

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

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滿矣今遇王

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
微陛下臣等當蟲出

索隱曰安索謂死而虫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於土而流於戶外是也

公等奈何言若是母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
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

日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

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
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
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
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
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者

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
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
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
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
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
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
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
死者數音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
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
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

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赦之所在欲以身
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
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
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敝如子為父弟為
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
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
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
使人殺故吳相素盞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
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
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

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
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
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
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
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
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正義曰王財收
所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
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
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相常從入苑中
正義曰括地志云嬰相圃在兗州曲阜縣王輒休相就
南禮記云孔子射於嬰相之圃觀者如堵

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音步卜反待王苑外王數使人

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

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

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

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

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

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

置安示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上東巡仁奏事有

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

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為司直

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謂

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令司直田仁主

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

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

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陘城縣名也正義曰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

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

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

田叔長者 重義輕生 張王既雪

漢中是榮 孟舒見廢 抗說相明

案梁以禮 相魯得情 子仁坐事

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

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

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

名數家於武功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諶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

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

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豔至縣西界也駱谷間在雍州縣豔至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棧道

也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索隱曰易音以或反言邑小無

象易得安留思代人為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正

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亭逐捕盜賊也後為亭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

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勳眾人皆喜

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

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

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正義

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人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治民坐

上行出游共帳不辨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

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
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
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
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正義曰從
衛青也
此兩人過平陽主王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
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
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
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劔欲
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
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

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
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
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
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
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
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
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
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
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
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

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徐廣曰將軍不得已上籍以移德也

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

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

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

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

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

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

刺史

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都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負十三按

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

以田仁為丞相長史

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

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

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

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

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

子弟也

杜杜謂也

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

正義曰謂石慶

是

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

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

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

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

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

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

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

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

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

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

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

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

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

佯邪

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弋奢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傳會太子者也

不傳

事何也

索隱曰傳音附謂不附會也

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

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

好者

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

書上聞武帝曰是若

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

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常活之今懷詐

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

慎戒之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